

03 冬瓜糖霜

郭乃文

「囡仔兄，我欲買一包五斤的檳榔，欲細粒的喔！」
「叔仔，阮遮干焦有賣冰糖，無檳榔啦！」著啦！著啦！
你都知影叔仔講話落風落風，閣愛佢我滾耍笑！」

阮阿公是做冬瓜糖霜的，顧店頭是我的日常。平常時仔大人若佇後壁無閒咧做工課，阮就愛佇頭前鬥影一下。寢開始我真閉思，人客若來，我總是一句話嘛講袂出來。不而過一改、兩改了後，我發現做生理、和人接接無遐困難。上基本的就是共人客欲捏的物件攢好勢，繼落來就愛有喙水和人盤擱講好話。久來我算數的速度愈來愈緊，和人應對的態度也愈來愈大方！

講著阮阿公，厝邊隔壁毋是叫伊「冰糖的」，就是「冬瓜的」逐工天才拍殍仔光，伊和阿媽就會開始準備敲冰糖，這項工課我上俗意。冰糖是用糖落去激的，一粒一粒的冰糖就親像是我真愛食的 phú-lín 遐古錐。繼落來就愛用人工共冰糖敲予細粒細粒，這也是阿公的堅持。

阿公講用機器雖罔誠利便，速度嘛較緊，毋過冰糖面就會霧霧無嬌閣袂金滑。用手敲冰糖雖然會較忝，毋過冰糖較光面嘛較有溫度。阿公講的實在是有道理，毋過阮囡仔人哪會認真聽。逐擺我攞共敲冰糖當做咧比賽，看我和

阿公啥人敲較緊、敲較濟，閣順繼趁阿公、阿媽無注意的時，偷偷仔共冰糖塞入去喙空，享受這甜物物的好滋味。

但是莫看我顧耍、顧食，其實我嘛有學著誠濟冰糖的智識。阿公定講冰糖愛曝予焦，貯佇袋仔才袂溼溼，烘爐閣較厲害也比袂過日頭遐燒熱。就是按呢，阿公才會逐工共冰糖搬去外口曝。雖罔誠忝頭閣加一擺工，不而過只要會使共品質顧予好，阿公總是歡喜做、甘願受。逐擺我攞笑阿公戇大呆，趁錢趁甲遮辛苦，阿公攞講我是囡仔人講囡仔話，以後大漢你就知。

日子一工一工過，冰糖市場愈來愈競爭，雖罔生理歹做，不而過阿舅承起來做猶是用阿公的精神，咧扞冬瓜糖霜的生理。阿公的冬瓜糖霜有甜物物的好滋味，伊更加予我學著誠濟人生的智慧。

04 阿公變魔術

周世雄

佇我細漢猶未讀小學的時，有一段時間搬轉去佢阿公蹠做伙。阿公逐工透早著愛飼豬，所以我耳空邊若聽著一陣一陣豬仔鼾鼾叫的聲，彼就是準時叫我起床的亂鐘仔聲。

猶會記得佇阿公的豬牢邊，有一片園仔，花草佢果子種甲滿滿是。彼時感覺阿公若親像魔術師全款，毋管啥物樹欖佇伊的手內，攞會開真嬌的花蕊、生誠芳甜的果子。我見擺若綴阿公入去巡園仔的時，足愛刁故意目睷睷，那行那用鼻空去臆我這馬倚佇佢一欖樹仔跤，因為滿園的芳味早就深深印佇我的頭殼內。若是拄著假日，規片園仔就變做阮這陣乖孫天然的遊樂園兼果子店。要到佢位，挽到佢位，挽甲雙手捧袂離，閣食甲喙瀾湑湑滴。

我印象上深的一擺，就是看阿公共米甕掀開，沓沓仔對內底挈一粒釋迦出來欲予我食。彼時我看甲目睷攞無瞞，想講阿公底當時遐勢變魔術？當當我行倚去看的時，才發覺甕仔內有幾若粒釋迦予白米嵌牢咧，而且規个甕仔攞充滿釋迦的芳味。阿公共我講：「猶未 sik 的釋迦著愛隱佇米甕內，按呢才袂啞口啦！」我聽了隨應講：「釋迦生本就曉講話，啞口是正常的啦！」後來阿公才笑哈哈共我解說：

「啞口佇遮的意思是咧講果子隱無 sik，袂食得啦！」

若到暗時，阿公見擺淋酒淋甲馬西馬西的時，伊就足愛變魔術予阮這陣乖孫的看。尤其阮上愛看的魔術是阿公會共手面倚佇耳空邊，目睷放瞞瞞，喙裡唸阮毋捌聽過的咒語。最後共阮這陣目睷展甲大大蕊的乖孫講，拄才伊有請聖誕老阿伯揸一寡仔銀角仔來送予伊的乖孫。錢伊已經偷偷仔固佇窗仔溝，叫阮緊去挈。阮聽了，就欲信若毋信從去窗仔邊，結果真正有一疊銀角仔園佇遐，逐家分甲笑微微。

大漢了後，雖然知影阿公變的攞毋是真正的魔術，毋過伊雙手所變出來滿園的芳甜佢規厝間的笑聲，是我心目中上有意義的魔術。

07 老師頓龜

黃良成

運動項目百百種，阮佇學校的體育課，走標以外閣有籃球、排球、閃避球等等的項目，逐項我攞真恰意。而且無仝款的運動攞有伊心適的所在，所以便若到體育課的前一暝，我一定會先共體育服裝款佇眠床頭，等待明仔戴天光。想著欲恰同學做伙運動，我的心情就歡喜甲。

其實我閣較意愛的是「蛇枋」，蛇枋閣號做「兩輪的趨枋」，伊無受場地的限制，毋免去運動埕，小小的所在，就算佇教室內底，阮嘛會當躉過來、躉過去，搖咧搖咧，溜到佗位攞會當那溜那恰同學相借問，節省時間閣會當恰同學互動，免得一个人咧孤單。

導師不時共阮提醒，毋管啥物運動，安全第一，袂使家己顧耍煞去害著別人受傷害。有一改阮上臺灣台語課的時，老師看阮耍甲足歡喜，伊嘛感覺趣味，共阮討欲耍，問講是毋是會使借伊耍一下。阮逐家真好玄，老師歲頭遮濟矣，竟然閣有囡仔性、心適興，毋過敢有阮遮猛掠的跤手，敢會有危險？是講老師都開喙矣，阮嘛想欲看老師展威風一下。老師袂放心，叫阮倚在在莫振動，予伊摸咧通好倚起去蛇枋，哪知影伊正跛踏起去，就滑溜滑溜、擻咧擻咧，喙裡唸講：「等我兩跛攞踏好才放手喔！」阮乖乖倚

定定，毋敢踇、毋敢向。當當老師倒跛踏起去，一下無細膩，蛇枋躉進前衝去拚壁，老師現場吭跛翹，「pǒng」一聲，頓一下四跛翹上天，阮導師看甲面仔青恂恂隨從過來。彼時我驚甲規个人愣去，足驚會去予導師罵講是阮無共老師扞予牢、牽予在，害伊疼甲哀哀叫。

阮導師共臺灣台語老師牽起來問講：「有要緊無？敢愛去予醫生看？」老師講：「猶會使，無問題，誠心適！千焦是尻川頓疼疼，胸坎實實，喘氣小可仔無爽快爾爾。」閣共阮安慰講毋通著驚，伊感覺誠心適，是家己無細膩。好佳哉，阮是驚一下險仔破膽。到甲下課，我攞有咧斟酌老師。我咧想，明明誠簡單，趁咧、搖咧，都毋免出力，老師哪會跋甲遮悽慘？